

第一章 選擇不同的路

臘月深冬，紫蘿宮門前種著一排梔子花，枯葉還未落盡，一場大雪過後盡數被埋。門口有腳步聲，今日又來了客人。

「如今妳也當得上一聲舊人了，甘心嗎？當年南陳內亂，吳氏母族涉政，派陛下一個嫡子入北涼為質，窮途末路之時誰能料到他會回來推翻吳氏，登上我南陳的皇位。人人都說陛下是天之子，是上天賜給南陳的王者，卻很少有人願意去想，當年若不是公主妳在北涼對他的庇護和照拂，萬萬沒有今日的他。」

穆綦身上搭著厚厚的毛毯，坐在半扇打開的窗前。

屋內光線陰暗，倒是外面積雪的光芒映在她臉上，能辨其容顏美豔絕色。

聞言，那雙如被白雪洗淨的眸子輕輕一動。

來人是虞貴人，虞貴太妃的侄女，蕭譽的新寵。

這半個月以來，到紫蘿宮落井下石的人不計其數，也就只有這一位說的話有些水準。

新人看舊人的笑話，穆綦很瞭解。

虞貴人輕輕一笑，「其實妳也不容易，身處異國的滋味不好受，如今妳又將自己逼到了如此地步，身旁更是沒一人可信，雖是妳個性使然，歸根結底不過是因為一個情字。妳自來南陳，性子囂張跋扈，目中無人，不過也就是最初的半年罷了，旁人都道妳不懂規矩，卻很少有人察覺，後來的這兩年，妳為了讓自己的名聲好一些，費了多少勁，又忍了多少氣。但都沒什麼用，如今姊姊也該明白，即便是恩情也禁不起折騰。」

今日這趟虞貴人沒白來，句句誅心。

半個月前，穆綦差點將虞貴人掐死在雨裡。

當時蕭譽是這麼對她說的，「妳於朕有恩，朕不會拿妳如何，但自今日起，朕不想再見到妳。」

她如眾所願地嘗到了苦果。

也怨自己初來南陳時太囂張，如魚到了海，以為蕭譽是南陳的王，那她就是這個宮裡的王，她驕傲得意，用盡一切手段斷絕後宮的女人接近他，日子久了，所有人都怵她。

這幾日「客人」不斷上門，她才得知，她們都在等，等到她的銳氣被挫敗，等到她的希望破滅，從失落到絕望，終於意識到自己並不特殊時，再由一人前來喚她一聲「姊姊」，徹底將她拉入她曾經最瞧不起的那團泥潭，自己溺死自己。

虞貴人起身，聲音一挑，「原本姑母勸我將來若是生了孩子便過繼到妳名下，借妳貴妃的身分用用，如今看來也不需要了，有本事妳還是自己生吧……」

窗外起了一陣風，飛雪撲面而來，屋子裡一陣猛咳不斷。

虞貴人滿意的離去。

身後的房門關上，可沒過一會又被打開。

阿鎖急急忙忙地跑進來關了窗戶，雙目通紅地跪在穆綦跟前，「娘娘，奴婢這就去求陛下給娘娘請太醫……」

「我沒事。」穆綦拉住她，「扶我躺會兒。」

阿鎖只得扶她到了床榻。

在阿鎖埋頭掖被角時，穆綦突地問了一聲，「阿鎖，我們還能騎馬嗎？」

阿鎖點頭，「當然能，等雪一停，娘娘的風寒也好了，咱們就出去騎馬，到時候咱們從康城騎回北涼，陛下和太子還在北涼等著娘娘呢，他們見到娘娘一定會很高興……」

「好。」

穆綦的頭有些沉，睡了一覺，沒怎麼睡踏實，迷迷糊糊之時感覺有人坐在了身邊。屋裡好像點了燈，應該是晚上了。

下雪天好睡覺，這一覺睡完，到了晚上也好，橫豎醒了也無事可做。

喉嚨一陣燒，穆綦喚了聲，「阿鎖。」

床邊坐著的那人沒應。

穆綦睜眼，才看到坐在她床邊的人是蕭譽，顯然阿鎖還是去求了人。

她固然可恨，奈何有北涼公主的身分在，只要北涼不倒，他還是會來。

半個月不見了，穆綦突然不知道該喚他什麼，以前大多時候喚他「譽哥哥」，有時則是連名帶姓直接喚他蕭譽。

她唇角動了動，終於找了個對的稱呼，「陛下。」

蕭譽依舊沉默。

虞貴太妃說，被貶的棄妃見了主子得行跪禮，他是皇上，她更得行禮。

穆綦從被窩裡爬起來，察覺身子有些重，手上一陣無力，額頭也是一片虛汗。

「妳有病在身，好好躺著。」

穆綦似乎明白他為何而來，救命之恩當也以恩來還。

那就當還了吧。

「有勞陛下，我沒事。」既是還恩，她理所當然地接受一回。

往裡挪了挪，她正準備閉上眼睛繼續睡，蕭譽卻從懷裡掏出一包東西遞了過來，

「妳要的蜜餞。」

紅彤彤的蜜餞被攤開，灼人眼，穆綦的心口突地開始緊縮。

半個月前，鄧州的防禦城牆竣工，蕭譽親自前去督察，回宮那日趕上一場急雨，人馬還在城門之外就被她截停。

她鑽進他的馬車內，攤開滿是雨水的手掌，期待地看著他，「來南陳這些年，旁的我都習慣了，唯獨惦記北涼的一口吃食，為了等譽哥哥的蜜餞，我午膳都沒用……」

鄧州離北涼近，當地有在販售北涼的東西，因此在蕭譽出發前，穆綦託他帶一些蜜餞回來。離開故土三年，她甚是想念家鄉的東西。

蕭譽應下了。

偷溜出來時，穆綦還同阿鎖說，等自己帶回去給她也嘗嘗，譽哥哥應該會帶很多，

到時候存起來慢慢吃，吃上一個月。

然而她伸出手好一陣子，蕭譽兩手卻依然擱在膝上，沒有半點動作。

穆綦覺得不太可能是她猜測的那樣，直到蕭譽親口道——

「忘了。」

那一瞬，心底竄出來的酸楚是切切實實的。

但她那時並不明白，他若當真願意買，又怎麼會忘記？只滿心不甘休，說他不給，她就找兄長要。

仗著兄長是北京太子的威風，他到底還是弄來了。

心底的疼漸漸蔓延至喉嚨，穆綦壓著嗓子，聲音如常，「最近牙疼，吃不得甜食。」良久，蕭譽將手收了回去。

又是一陣沉默，誰也沒說話，沉悶的氣氛壓得穆綦有些喘不過氣。

半個月之前她恨不得日日黏在他身上，可如今他就坐在她跟前，她又盼著他早些離開。

其實她有很多話要問他，想問虞貴太妃說的那些話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騙她喝了避子湯，是不是真的不想要她這個北京人生下他的孩子？

但御昭寺的壽元大師與康城裡的十幾位大夫都告訴了她答案，她生不出來孩子，是因為她服用了避子湯。

而那日她唯一喝過的便是蕭譽給她的那罐「補藥」，不止那一次，每次行房後他都會給她一罐，告訴她是補身子的。

既是如此，她又何必問。

喉嚨裡的那股灼燒更勝幾分，穆綦突地一陣胸悶急喘。

房門被輕輕推開，阿鎖進來送藥。

藥碗剛遞到蕭譽跟前，便聽他冷聲道：「為何不早稟報？」

阿鎖「撲通」一聲跪了下來。

穆綦眸子一跳，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坐起了身，對著阿鎖痛聲道：「妳起來。」

這一聲像極了她之前的蠻橫。

阿鎖顫顫抖抖地起身。

穆綦這才為自己的失禮對身旁的蕭譽道了歉，「對不起……阿鎖是我北涼人。」

許是看在她生病的分上，蕭譽沒同她計較，伸手從阿鎖手裡接過碗，遞到了穆綦跟前，「喝下去。」

黑乎乎的一碗湯藥，撲鼻的藥味異常熟悉，穆綦身子突地開始發抖，目露恐懼地往外一推，湯藥灑了蕭譽一身，她本能地往後退，「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生孩子，真的不想生了，蕭譽，放過我吧……放我回去，就當做我沒有來過，好不好……」

她不想做什麼皇后，也不想生孩子了，她只想回北涼。

她是北涼人，他不要孩子就不要，南陳的事說到底和她也沒什麼關係。

虞貴太妃那日卻告訴她，「妳會有孩子的，等虞貴人進宮生下孩子就過繼到妳名下。妳是北涼的公主，只要妳人在南陳，北涼與南陳便會一直交好。當年陛下回

南陳推翻吳氏後，國力損失巨大，朝中臣子唯恐北涼趁機攻入，惶恐不安之時妳竟送上了門，誰也沒料到會有這麼好的事。妳要鬧便鬧，怎麼任性都可以，唯獨不能懷我南陳的孩子。」

他們是打算囚禁她一輩子。

一口急血忽地湧出，穆綦不知所措地盯著胸前的一片血汗。

「穆綦！」

「娘娘……」阿鎖的嗚咽聲傳來。

屋內瞬間亂成了一團，耳邊的聲音太過於雜亂，穆綦只聽到了最近那句——

「這怎麼回事？你們不是告訴朕，她只是染了風寒嗎？」

太醫戰戰兢兢進來，替穆綦號完脈，身子抖如篩糠，「娘娘怕是、怕是中了亡魂蟲。」

亡魂蟲……穆綦聽阿鎖說過，蕭譽的生母周太后便是死於其毒，一旦發作，熬不過一刻。

她終究還是將命送到了這異國他鄉。

來南陳三年，她樹敵太多，宮裡的每一個人皆有可能對她下毒。

穆綦腦子裡瞬間湧上了很多事，然而腹中的絞痛已來不及讓她多想，她只望向滿臉是淚的阿鎖，「阿鎖……」

她若死了，阿鎖怎麼辦？她還沒將阿鎖送回北涼。

穆綦轉頭看著蕭譽，知道自己時辰不多，「還請陛下顧念當年在北涼我曾將你從鬼門關拉回來的分上，務必要將阿鎖送回北涼……」

她一死，阿鎖多半也活不成。

若是父皇和兄長知道她在南陳所受的這一切，兩國必會有一場戰爭。

她能想得到，蕭譽和南陳的臣子定會想得到，可阿鎖不該為她陪葬。

良久都不見蕭譽答應，穆綦艱難地抓住他的衣袖，「我能有今日，歸根結底是我的報應，害我之人定也是我之前有中傷於他。我這一生得罪過無數人，也讓很多人傷心難受過，可唯獨對陛下，我未曾有過半點傷害……」

胸口又是一陣翻湧，她不受控制地抽搐。

「妳別說話。」蕭譽抱住她，聲音有些發顫，「朕再尋太醫……」聲音漸漸遠了。

許是臨死之人最容易傷懷，穆綦望著蕭譽那張急切的臉，彷彿又回到了在北涼時的日子。

她纏著他要蜜糖、要紙鳶，他嘲笑她「都多大的人了」，可最後還是會給她送到手上。

她口渴了找他能要到水喝，餓了找他能要到吃的，走累了 he 會背她，無聊了他陪她說話……

那十年間，他們有很多很多的過往，美好又純粹，她以為只要兩人有感情在，旁的事情再艱難也不過是過往雲煙。

然而在南陳的這三年又告訴了她，人世間路遙馬急，人也會漸行漸遠漸無聲。

被幽閉最初的那幾日，她想過很多，想著真有一日死在了他前頭，她會對他說：

「若我們還有下一次，可不可以換成是你褪去身上的驕傲和自尊，奮不顧身地來愛我一回……」

可如今她不想了。

眼前漸漸模糊，穆綦眼底落下一滴淚來，烙在她臉上，「蕭譽，若有一日你想起了我們的過往，不要覺得對我有所虧欠，你，還不起，我也不需要。」

她後悔了，她不該去打開那扇關著南陳質子的宮門，也不該為了他一句「我在南陳等妳」便不顧父兄的反對，一人單騎千里來了南陳，沒有嫁妝，沒有婚禮，只帶著一位婢女阿鎖入了他的後宮。

回想她這一生，從落地起便是一身榮華富貴，從未受過半點苦楚和委屈，然而老天是公平的，讓她遇到了蕭譽。

彌留之際，穆綦心頭到底還是有幾分不甘。

黑暗來得太快，浮現在腦海裡的遺憾陡然中斷。

可不知過了多久，思緒又慢慢地重聚，從一片混沌中逐漸地清晰起來。

亡魂蟲的餘痛似乎還殘留在身子裡，穆綦膝下一軟，強烈的日光刺得她瞳孔一縮。

穆綦晃了晃昏昏沉沉的腦袋，還未瞧清跟前一切，身旁的一道人影扶住她。

那人的臉慢慢的在她眼前放大，一雙柳葉眉緊皺，面露焦急，「公主？」

阿鎖！

穆綦愣愣地看著她，腦海裡的回憶紛至沓來，恍若一個長長的噩夢。

亡魂蟲一旦入腹便是無力回天，穆綦的眸子裡慢慢地浮出了一抹傷痛，「他到底還是沒放過妳。」

也對，他怎麼可能放阿鎖回北涼，阿鎖一死便沒人知道她在南陳所受的一切，也沒人知道她死了，等到南陳國力恢復，強盛到足以同北涼抗衡時，父皇和兄長才會得知她的死訊。

當初她告訴阿鎖南陳比北涼還好，後來那樣，阿鎖從未有過半句怨言，她卻沒能將她送回去，還讓她陪葬。

一股力不從心的無奈化作悲涼從心底湧出，穆綦喉嚨一澀，「對——」

話還未說完，突地被一道打砸之聲打斷，接著又是一聲怒斥，「就讓她跪！我北涼建國百年，朝政穩固，國強民富，用得著她去和親……」

那聲音由遠而近，漸漸地清晰，異常熟悉。

這是哪兒？穆綦艱難地抬起頭，幾聲蟬鳴聲從身後的槐樹上傳來，眼前的白玉臺階、朱漆圓柱、殿門前倚立的宮人……

穆綦尚未歸魂的神智一點一點地被拉了回來，怎會是父皇的晨曦宮？

還未完全弄清楚是什麼狀況，又一道女人的聲音傳來，「陛下息怒，公主自小性子單純，難得是個重情重義之人……」

「狗屁！」

穆綦心頭一顫，怔在了那，父皇？

耳畔阿鎖又喚了她一聲，「公主。」

公主？自從到了南陳，她便讓阿鎖喚她為「娘娘」。

穆綦詫異地回頭，這才發現阿鎖身著北涼服飾。

膝下傳來陣陣刺痛，似乎並不是夢，直到這時，穆綦才後知後覺地感受到頭上烈日的灼熱，沒有死後無邊的黑暗，沒有作為鬼怪的漂浮之感，跟前的一切都很真實。

一種荒謬卻又除此之外無法解釋的可能浮現腦海，穆綦不可置信地看著這一切，心跳一下快似一下，終於意識到了什麼……

她好像重生了，重回到北涼。

劫後餘生的欣喜夾雜著從噩夢中逃脫出來的慶幸和悲涼，萬千情緒湧上心頭，穆綦唇角微顫，分不清是在哭還是在笑。

從地上爬起來，穆綦腳步踉蹌地上了白玉臺階。

身旁的阿鎖嚇了一跳，急忙跟上，「公主……」

北涼皇帝似是被適才王貴妃的那句話惹急了，「我北涼的江山莫非是靠重情重義得來的？不過一個小小南陳，蕭譽登基了又如何？當年還不是我北涼的一個質子，她去幹什麼，給人當妾？再貴的妃子那也是妾！出個門都得走偏門，難不成蕭譽還能封她為皇后？」

王貴妃的臉色瞬間煞白，陛下這話不是掏她心窩子嘛！她一下子哭了出來，「陛下……」

皇帝自覺失言，心虛地瞥過去，「哎，朕又不是說妳……」

王貴妃哭得更厲害，「是，是臣妾不配……」

場面正一發不可收拾之時，殿門口突地一陣動靜，穆綦甩開守門的宮人闖進來，滿臉是淚，已泣不成聲，「父皇……」

那模樣似是剛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神情竟是悲慟至極。

眾人皆愣住。

待皇帝回過神來，穆綦已經撲進了他懷裡，「父皇……」沉痛的哭聲壓過了一切。

王貴妃愣愣地看著她，一時忘記了落淚。

這是開竅了？她早就勸過，要想去南陳，只那般跪著怕是不行，得對陛下軟語相磨哭鬧幾回，說不定陛下就心軟了，可她就是不聽，非要講那勞什子骨氣。

說什麼血可流，淚不可流，真是好笑。

王貴妃視線一掃，輕輕地瞥過，倒是不知穆綦是如何開的竅。

皇帝被穆綦撲了個措手不及，一時有些恍惚，自打她懂事後還從未如此親近過他，這一陣哭聲哭得他的心肝都跟著一起疼了，可一想起她今日是為何而來，又硬下心腸，「哭也沒用，朕說過，那蕭譽心思極深，當年他能從我北涼逃出去，弑兄篡位而上，就足見其日後的野心和手段。妳聽父皇這一回，我北涼好男兒無數，妳想要什麼樣的，父皇都給妳找……」

穆綦的神智終於被拉回到跟前這個世界，剛轉過頭來，就見王貴妃及時同她遞了個眼色，腦海中的記憶慢慢地與此刻的情景相照。

她頓時知道，今日該是她離開北涼的日子。

為了讓父皇同意她去南陳，她聽了王貴妃的提議提出兩國和親，為此跪在晨曦宮

門口，跪到暈厥也沒等到父皇同意，夜裡醒來，一狠心便帶著阿鎖偷偷離開北涼，連夜趕去了南陳。

自此，她再也沒見過父皇，也沒給他捎過一封信。

起初是為了賭氣，後來大抵是沒臉。

如今夢境裡曾一度虛無的懷抱終於有了溫度，穆綦緊緊地抱著皇帝，哽咽地應道：「好。」

皇帝準備了一大堆勸說之辭，一瞬戛然而止，良久才狐疑地問她，「妳說什麼？」穆綦從他懷裡起來，看著眼前這張闊別了三年之久的臉，紅著眼圈道：「以後我哪兒也不去，就在北涼陪著父皇和兄長。」

大殿內一陣安靜。

王貴妃最先反應過來，「公主……」

皇帝出聲打斷了她，欣喜地道：「好啊，想通了就好。妳告訴父皇，想要什麼樣的兒郎，明兒朕就給妳尋來。」

王貴妃的嘴角顫了顫，擠出一抹笑來，「公主倒是突然就想明白了……」

皇帝生怕穆綦後悔，趕緊道：「跪了這半天定也累了，先回去歇息。」

「好。」

見穆綦點頭，皇帝又不忍心，伸手抹去了她臉上的淚痕，聲音柔和了下來，「父皇也並非故意要為難妳，那南陳……」眼見她眼裡的淚又往外冒，他再也不敢多說一聲。

因重生回來後的悲喜衝擊，再加上在太陽底下跪了半天，穆綦的身子終是受不住，還未走出大殿就眼前一黑暈了過去。

待醒來，天色已經擦黑。

穆綦偏過頭，只見門前一道彎月形的鏤空雕花門，千顆朱紅寶石穿成的珠簾在燈火下閃閃發光。

這是她在北涼的宮殿長寧宮，不是夢，她真的回來了。

穆綦起身坐了一陣子，穩了穩思緒，慢慢地讓自己平靜下來，去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

至於接下來的路如何走，她沒有去想，在經歷了那場噩夢之後，如今看什麼都是希望。

阿鎖端著碗掀簾進來，見穆綦醒了，趕緊放下上前來扶，「公主醒了？太醫說公主今日跪得太久了，中了暑熱才暈了過去，奴婢讓人熬了甜湯，公主起來先喝一些。」

穆綦接過碗喝了小半，問起了北涼太子，「兄長的身子如何了？」

兄長的身子骨是娘胎裡落下的病，雖無大礙，這輩子卻上不了馬背。

也不知她去南陳的那三年他怎麼樣了，她那一走，幾乎是斷絕了同北涼所有的聯繫。

阿鎖一笑，「太子殿下好著呢，適才還來過一回，見公主未醒，坐了一陣又走了。」

穆綦一愣，似是想起了什麼，擱下碗便往外走。

阿鎖緊緊跟上，「公主要去哪兒？」

「城門。」

前世她裝了一日病，偷溜出宮，本以為騙過了父皇和兄長，誰知一到城門就見兄長早已候在了那。

那日兄長並沒有抓她回去，而是給了她一袋盤纏，告訴她，「兄長知道攔不住妳，等什麼時候成了南陳皇后，兄長再替妳補上那份嫁妝，要是當不上皇后就趁早回來。」

可惜在南陳的三年，她只記住了前面那句，卻忘了最後一句，待想起來時一切都已來不及了。

最後她落到那般下場，大抵也是因為她有一顆想當皇后的野心，包括後來她想給蕭譽生孩子，也是因此而起。

今日她雖同父皇保證過，但憑她前世愛蕭譽的那股猛勁兒，估計沒幾個人會相信她當真放下了，兄長這時候必定還在城門等她。

阿鎖備了馬，穆綦時隔三年再次坐在馬背上，出了宮，望著眼前彎彎曲曲的街巷，她突然有些恍惚。

南陳的那三年雖短，卻猶如經歷了一輩子，如今再回北涼，恍如隔世，竟有了一種久違之後的陌生。

涼風刮在臉上，在繁燈下叫賣的攤販、流連於其中的百姓……

直到此時，她才真正感受到了重生後的那份真實，還有那失而復得的自由。

她不是南陳的貴妃娘娘，而是北涼高貴的公主，是北涼皇后所出的唯一一位嫡女，長寧公主。

馬匹所到之處行人齊齊避讓，到了城門，守城的侍衛更是個個繃直了身子，如臨大敵，「公、公主。」

穆綦翻身下馬，雙腳剛落地，侍衛們又後退一步防備地看著她。

她愣了愣，自己的一雙利爪早就在南陳被磨了個乾淨，囂張的氣焰也在最後那半個月的幽禁中被掐得一絲不剩，竟是忘了曾經的自己也如此讓人生畏。

想來也是，三歲時母后離世，自那之後，父皇的偏愛、兄長的溺愛圍繞著她，萬般嬌寵養出來的人還能有多好的脾氣？

但他們沒料到，有朝一日，自己一手寵出來的至寶卻讓旁人教會了她如何懂得去顧忌他人的感受，又是如何學會了忍讓。

「穆綦。」身後一道聲音傳來。

穆綦回頭，只見身後燈火下立著一位玄袍少年，雋秀儒雅，臉色微顯病容。

她鼻頭猛地一酸，來人正是她的同胞兄長，穆淮宇。

在南陳的那三年，夢裡曾無數次見到父皇和兄長，等到醒來再對著冷冷清清的院子時，她才知道曾經那些她視為尋常的人，某一次離別之後，這輩子可能就真的再也見不到了，也才知，曾經她視為平常的親情是多麼的珍貴。

穆綦慢慢地朝著他走去，沒有了今日在大殿上抱著皇帝時的激動情緒，她只輕輕地抱住穆淮宇，紅著眼圈道：「兄長，我不走了，咱們回去吧。」

穆淮宇同今日皇帝的神色無異，怔了好一陣才半信半疑地問她，「不後悔？」

「不後悔。」

他長舒了一口氣，伸手握住了她的肩膀，輕輕地將她拉起身，心有餘悸地道：「妳可嚇死我了，我以為妳當真能捨下兄長。」

穆綦低頭，聲音含糊，「捨不得。」

穆淮宇許是沒見過她這麼同自己撒過嬌，輕笑一聲，摸了摸她的頭，「沒關係，兄長以後定能給妳找個更好的。」

只要不去南陳，她想要什麼樣的人，他都給她找來。

穆淮宇安下心來，抬頭示意侍衛關上城門。

身後的城門傳來厚重的吱呀聲，穆綦回頭望去，自己曾經義無反顧踏上的那條路，如今再瞧，只覺那漆黑望不到盡頭的道路如同永不見底的深淵，透著一股子剝人皮肉的陰森。

再轉過頭，眼前燈火通明的長街，是北京。

一種前所未有的解脫讓穆綦徹底地放鬆了下來，她選擇了與上一世不同的路。

夜裡的風帶了股涼爽，已是晚夏。

長寧宮門前燈火幽靜，推門而入，滿院繁華。

白日裡未來得及瞧的景色，如今慢慢地落入眼底，小橋流水，花架下蔓藤纏繞，還未完全凋零的梔子花殘留著陣陣餘香，還有涼亭下的那架秋千……

穆綦仰起頭，頓住了腳步。

這架她在南陳再也沒求來的秋千，曾一度成為她心頭的怨念，重活一世，便是見著了，卻也已變了味。

十五歲生辰那日，她被蕭譽從假山石上揪著後領子抓下來，回來他便送給了她這架秋千，點著她的鼻子告訴她，「別蕩太高，不然沒收。」

坐在那秋千上，她能瞧見殿門前的那條路，知道他何時從那裡經過。

她以為他能給她做第一架，便也能做第二架，卻不知道，人會變，感情也會變。

十七歲生辰那日，她高高興興地敲了他的門，滿懷期待地去央求他在紫蘿宮再給她做上一架秋千，同北京時一樣，她也想提前知道他何時會經過她的紫蘿宮。

可她得來的卻是冷冷的一句，「穆綦，朕很忙。」

半個月後，她也不知他如何又想了起來，前來問她，「妳生辰，過了？」

那一瞬，心疼如絞，穆綦卻沒讓自己流下半滴淚，她自來驕傲，只點了點頭，「嗯。」

蕭譽依舊沒提秋千，過了半晌才問：「有什麼想要的嗎？」

穆綦憋住眼眶裡的淚，若無其事地笑了笑，「過了便過了，明年還有呢。」那喉嚨處竄出來的酸脹讓她難以呼吸。

後來他讓宮人給她送來了一堆的綾羅綢緞。

她自小就喜歡過生辰，喜歡被所有人當做矚目的焦點，喜歡眾星捧月的感覺，更期待他會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可從十七歲開始，她再也不敢期待。

之後的兩個生辰他倒是記住了，依舊是綾羅綢緞，送來的首飾匣子她從沒打開過。其實回想起來，在南陳的那些點點滴滴早就預示了他們的將來，只是她一直糾結著過往，不想去看清罷了。

不撞南牆不回頭，下場自然不會好。

夜風從身後撲來，穆綦的眸子一顫，驀地回神，隱隱作痛的胸口慢慢地舒緩，他偏過頭同阿鎖道：「明日讓人拆了吧。」

阿鎖提著燈盞，冷不丁地聽到這一句，遲鈍地點頭，「好。」

一日下來，她心頭雖有疑惑，卻一時半會兒也鬧不清穆綦到底是如何打算，也不敢貿然去問，如今見穆綦突地要拆了那秋千，更是疑惑不解。

回到屋，阿鎖伺候完穆綦洗漱，見她遲遲沒有躺下歇息，這才躡手躡腳地走到她跟前，「公主。」

「怎麼了？」

阿鎖指了指她身後的那幾個匣子，「這些還要嗎？」那是前幾日公主讓她用屋裡的首飾兌換來的銀票，說是路上要用，今日公主卻沒走。

穆綦盯了那匣子一陣，回頭輕聲喚道：「阿鎖。」

「奴婢在。」

穆綦看著她，神色深沉而認真，「我不會去南陳，以後就待在北涼。」

阿鎖愣了好久才反應過來，忙點頭道：「好。」